



# 洛夫:情愁一滴泪

袁姣素

很早就喜欢读洛夫的诗歌,喜欢他的《边界望乡》《因为风的缘故》《烟之外》,喜欢他的《漂木》长诗,那洋洋洒洒三千行的长诗漂洋过海,旖旎生姿,盘桓不去。

仍记得2011年11月27日那个最为深情的晚秋,细雨蒙蒙,夜露微凉,洛夫先生偕夫人陈琼芳女士在洞口县庆祝五十年相濡以沫的金婚之情,以诗歌的名义见证他们浪漫的永恒之爱。时任县委书记、诗人黎仁寅以一首《子夜读信》拉开了洛夫诗歌之夜的序幕,已八十有三的洛夫先生面色红润,精神健朗。诗人们陆续上台,在镭射的旋转中绽放诗歌的芳华,洛夫先生时而鼓掌,时而静听,面目如佛。许是故乡的风,故乡的云,故乡的人,让他遥想起当年的晨起与落日,洛夫先生一脸的动容,现场朗诵了他写给妻子的情诗《因为风的缘故》。那似水的柔情奔放在昔日的湘南小道上,听风,听雨,听少年打马归来的萧萧之音……岁月如流,先生仍乡音不改,他略带衡阳口音的台湾俚语充满了魔力与磁性,他浑厚的嗓音,把这个诗意甜蜜的夜晚推向了高潮。有人向他提问爱情保鲜的秘诀,洛夫朗声笑道:“婚姻,应保持一份平常心,生活,不要想得过于浪漫,日子,还是要面对现实去过的。我们的婚姻五十年不变,邓小平不是说过,‘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吗?’我们做到了,一直还没有换届……”他风趣的笑谈,他孩子般的天真容颜,引得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意想不到的,时隔3年,2014年12月底,我收到了从台湾邮来的《漂木》洛夫长诗和洛夫先生亲笔题写的小说集书名《梦里水乡》,不禁又想起那个不眠的洛夫诗歌之夜,那入梦入诗的种种,历历在目,挥之不去。手捧洛夫亲笔题赠的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本《漂木》长诗,望着那幅飘逸灵动、注满了乡愁的“梦里水乡”,我心久久不能自己,任那温热的晶莹闪闪发亮。能与洛夫先

生的《漂木》结缘,还得要感谢台湾作家杨树清先生。承蒙他的谬赞与力荐,才有幸得到诗人的墨宝与这本经典版的《漂木》。让我在诗歌的王国里,品读他灵性、洒脱、饱含深情的水墨,静静地,悄悄地,放牧灵魂;在他的漂泊寻梦、文学之旅中,感悟人生,安魂之殇。那随流冲浪的漂木如三月的春雨润泽大地,激活人间的悲愁与欢喜,在水一方,在心一隅。

无论诗缘,无论情谊,都永久封存在彼此的记忆之中,如岁月经年,似清泉流水,生暖两岸,弥足珍贵。

树清先生与洛夫先生是故交挚友,两人同在台北,却故土难离。树清先生为了却父亲阿背的遗愿,曾回乡寻根祭祖。记得当时与树清先生同坐在车上,听他谈及父亲阿背83年来的还乡愿望,不觉车子就行驶到了他的出生地“高沙”地界。当公路上的一块路标上出现“高沙”两个字时,树清先生连忙要求停车,他直接就在高沙路界的牌子下面跪下,从行李包里拿出香蜡,还有一瓶金门高粱酒,就在路边开始祭祀先祖。望着他孩子般的迫不及待和老泪纵横,听着他喃喃自语着:“阿背,我回来了,你喝酒吧,这是你最喜欢喝的高粱酒呀!”同行的文友都陪着落泪。所有的人都深深理解他的举动,理解他抓了一把泥土,摘了几个辣椒揣在怀里,如获至宝,那兴奋与幸福的神情,让人铭刻于心。在多次帮他寻亲的过程中,了解到他与洛夫先生相同的夙愿。记得那年的中秋节,树清先生发来他与洛夫先生在台湾聚会的合影和视频,并给我微信留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此后每年的中秋佳节,我都能收到他们盈满泪水、沉甸甸的祝福和愁思。可天有不测风云,2018年3月,诗人洛夫驾鹤西去,听闻噩耗,大陆及海外的作家和诗人纷纷作文行诗,深切缅怀洛夫在天之灵,使三月的山山水水、人间烟火都弥漫着洛夫的故国梦,千古愁,我手捧那本《漂木》,诗人慈祥的眼,朗朗的笑,犹在眼前,也含泪挥笔一首

《漂木不朽,洛夫永在》,发在了《湖南日报》上。

而今,每每望着书橱里的那本《漂木》,总会想起先生的绵绵乡思,脉脉情愁。洛夫先生一生漂泊,在外旅居达60年之久,但洛夫是思乡的诗人,是恋“家”的洛夫。无论身在何处,他的耳畔总恍惚听到故乡的鹧鸪啼鸣,松涛声声。他曾九次回到故乡衡阳,探望母校,挥泪书写,诗人的文学之根、追梦之旅,都与故乡脐带相连,血脉交融。从他的《边界望乡》中可以清晰地听到诗人怀乡的伤痛与无奈,那心切切的梵音萦绕……

惊蛰之后是春分  
清明时节也不远了  
我居然也听懂了广东的乡音  
当雨水把莽莽大地  
译成青色的语言  
喏!你说,福田村再过去就是水围  
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  
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雾

那一如既往的倔强,是他情感的震中——“仰首拭目,手帕上竟是一片濡湿的乡愁”。是呀,诗的悲愁,亦是情愁一滴泪。诗人的一生,梦在故里,活在诗中,交融在水与火的边界,从先生的作品中可以窥见他深邃的双眼,干净的灵魂,触摸到他的赤子之痛,之殇,之爱。正如洛夫故居里的那副楹联所言“曲楚才情洛阳纸,潇湘水月夫子诗”。

是呀,做诗,洛夫是为大家。做人,洛夫亦可为当代师表。

许是《边界望乡》的灵魂启动了三月的梅雨,许是诗人感叹的“生命的无常与宿命的无奈”,2018年清明即将来临之际,一颗诗星陨落,让这个三月变得非同一般,天地垂幔,海天青青。

而诗人已矣,当年不见,惟风在,雨声在,阳光在,天地万物俱在,那不朽的漂木在,让静心的,人,人心的诗,变成最美最温暖的那一朵……

## 蛰伏

陈爱民

冬天不是一场邀约,不是一场劫难,只是,季节换了妆台。  
时令的鼓点,再沉郁一些,再顿挫一些。  
没有明示,没有暗喻,一切在沉稳,一切在压实,一切在肃穆。  
粗粝是一回事,空茫是另一回事。

二

乔木的乔,乔木的木,最后一片落叶的决绝,悄无声息;光的秃,秃的光,凛冽也罢,冰冷也罢,那些枝条并不自卑,坚持用自己的呼吸,点燃静默。  
常青的树也没有张扬,只是把自己的颜值收窄再收窄,躯干不是挺立,不是高举,是打坐。  
群山和原野,植物的景,普遍很干净,很淡定,而每一寸根梢,在地表以下的深深浅浅,在土壤的板结中,在岩石的缝隙里,握紧着每一丝温暖,攥紧着火的每一次奔突。

三

水,都瘦了,有些沧桑的气质,却见不着半点慌乱。  
池塘,坐在村庄的膝下,不说话,偶尔,让时间梳理一下皱纹。  
在暗夜,溪流,是断断续续的呓语。  
至于湖泊与大河,倒是庄重起来,在天边,闪烁着慈善的光芒。  
等待着,等待那一声惊雷,然后奔腾,然后呼喊,然后痛哭失声。

四

天空的存在有些陡峭,但以苍茫为主。  
存在的天空,那目光,要么幽深,要么清峻。  
在天空的注目下,每一粒灵魂都不动声色,仿佛,要去奔袭一种命运。  
夕阳下山,起风了,天空的表情,有些玄思,但看不见烦恼,忧愁,悲喜和相爱。  
每一个人都明白,那些鲜活,那些缤纷,那些葱茏,那些惊艳,都不断集结在脸的后端,因为,那是天空真正的内部。  
是的,都在候着,候着那一记开场的锣!

五

雪来了,宣告另一种诞生。  
雪从高处落下来,坚定,清晰,浩大,又含着迷离。  
雪是暖的,它的旷达,收容了所有的安静。  
一些力量在不断加入,一场雪赶着另一场雪,肯定,这是在索要什么。  
所有白色的事物,正是心灵的一部分,停泊在一种叫做“出发”的睡眠之中。  
雪一直下着,雪,一直在朝着深处挖掘。

诗新韵

## 诗二首

李定坤

### 新年抒怀

光阴易逝共氤氲,鼠去牛来岁又新。  
抗疫战洪飞异彩,扶贫创业韵甘醇。  
强军铁律长城固,治党坚章国运伸。  
聚力凝心筑梦梦,初衷不改凯歌吟。

### 观电视剧《大秦赋》

七国争雄百姓安,强秦逐梦响春雷。  
良谋合纵开宏阔,巧计连横立废颓。  
各路英贤扶霸主,普天德政抚幄槐。  
人心凝聚无穷力,华夏赢君统九垓。

“试试就试试!”

“试试就试试!”

意见一致,说走就走,我们朝着北极宫的“三天门”冲刺,200余米,共230多个台阶,坡度达70度。我们双手攀着护栏一步一台阶,慢慢往上爬,嘴里不时喊着“加油,加油”相互鼓励。我相信,只要有信心,努力去干,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再说,最后的山路也没有那么遥远。  
有志者事竟成。关键时刻,只要坚持一下,再加一把劲,就到了天桥山的最高点北极宫。极目远眺,天地无限,白云多姿,河面波光粼粼,山寨升起袅袅炊烟,远处传来牛羊鸡鸭的欢叫,撩人心魄……

下山时,我有了些王者归来的感觉,真切地品味到:一个人如果能够接受困难的挑战并勇往直前地去征服,那么,其间所经历的酸甜苦辣,都是一种极致的享受。然后,自信地告诉想要登顶却又迷茫不定的人:“咬一咬牙,就挺过去了,人一生就是这样的。”  
其实,人生没有爬不过的坎,只有迈不过去的人;天桥山不高,很有故事……

## 母亲的秋天

陈惠芳

1

一点一点,我向故乡走去  
母亲端坐在秋天的深处  
银发一丝不乱  
母亲的生日,很简朴  
祖孙四代围坐在母亲身边  
像芽围着根

2

道路两边的田野  
有的青,有的黄  
青的稻子弯着腰  
黄的稻子也弯着腰  
走路的时候,母亲也弯着腰  
照相的时候,母亲直起了腰  
母亲从出嫁那天起  
一直仪态万方

3

父亲住在后山,几年了  
母亲在一个瓷盆里  
给父亲烧了钱纸  
喃喃自语,低低地哭泣  
那些翻卷了的灰烬  
好像古书

4

母亲吃了一小碗饭  
片刻后,点燃了蛋糕上的蜡烛  
几根火苗摇摆  
母亲一口气吹熄了火苗  
气量还足  
母亲坐在椅子上  
一口一口吃着一小块蛋糕  
抬头笑了笑说  
真好吃

5

母亲像父亲一样耳背  
很大一声讲,她也听不见  
她说,我听  
我只管点头  
母亲的眼神,像河床的水  
一股一股流过来  
不多,且浅,但很清澈

6

70年前  
母亲是坐着花轿  
敲锣打鼓过来的  
70年后,轿夫们不知去向  
锣鼓也不见了踪影  
此时此刻  
母亲在雕花木床上午睡  
我瞧了瞧那些陈旧的时光  
依然是鸟语花香

7

秋高气爽  
我走向田野  
远处的果恩峰,是一个  
双肩对称  
小时候,走亲戚  
它是一个航标  
母亲不用担心  
我总会找到回家的路

8

楚江空无一人  
只有几条牛低着头  
把嘴埋在草丛里  
我走近的时候  
它们一点也不感到吃惊  
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我是一册闲置在土墙缝里的小学课本  
它们不用翻书,读一读封面  
就知道我的来历

9

我要回长沙了  
母亲照例站在路边  
微微招手  
起风了,再大的风  
也吹不乱母亲的银发  
母亲端坐在故乡的秋天  
不再远航  
沧桑的日子,也是日子  
搁浅的船,也是船

## 俯仰天桥山

徐助全

山生在水中,水环抱着山,雾萦绕着山,山在虚无缥缈间,高低起伏,是一块天生地造的“世外桃源”仙境之境。

这座山叫天桥山,位于湘西的“南大门”,坐落在峒河与沅江的交汇处。闲暇时,我们时常三五成群相邀去天桥山游玩。

记得三年前夏末的一天,我们三对伴侣走山路去天桥山,穿林海,踏残叶,一路欢歌笑语,打趣逗乐。虽然我们都过了狂放不羁的年岁,但身处大山之中,一种烂漫的童趣油然而生,尽情享受爬山的乐趣。

途中,天突然变了脸,没有雷电预警,只见乌云压境,狂风大作,而后就下起了大雨,升起了雨雾。雾气弥漫,我们失去了方向,手机也没了信号,我们在森林里迷路了。幸好,女士们带足了口粮、水、雨具,我们才不至于很狼狈。那一次,我们在大山里走了十多个小时,才得以脱险。  
回想那次惊心动魄的天桥山之行,并没

有影响到我后来爬山的兴趣。我总是在告诉自己,人生苦旅大抵如此。后来,一有空,我就想着去山上走一走,这与“仁者乐山”无关。

其实,爬山于我而言,是生活的一部分。这缘于我是从大山里出来的,根在山里,大山喂养着我身体,也滋养着我的精神。我以爬山的方式用脚步丈量脚下的路,表达我对大山的热爱。我过山冈,跨溪涧,攀悬崖,穿荆棘,不畏艰险,勇敢地去面对生活中的艰辛,超越自己,坚持不懈地爬上山巅,只因为我相信只要坚持,就一定能够观赏到不一样的风景,并没有山高我为峰的意思,我也并不认同。

初秋的一个周末,几个好友相邀去天桥山,我欣然答应。那天,到了武溪镇的时候,连绵的天桥山已被云雾所浸染,若隐若现。车向着云海方向行驶,道路蜿蜒曲折,沿路青山碧绿,山风凉爽,几许清凉。车停在了半山腰的停车场,大家伴着虫鸣鸟叫,进入爬山模式。

翻过了“好汉坡”,大家已气喘吁吁,体力有所消耗。在城市中待久了,置身于自然之间,山风吹拂,带走了疲惫,催促着力量继续

向上攀爬。山脊上的山路窄小,许多地方只能容下一人通行。在这一危险区域,景区设置了防护栏,填补了水泥道,但行走其中仍然不敢有丝毫松懈。湛蓝的天空下,崇山挺拔,有纵深悠远的大气;山下,深渊万丈,山间泉水流淌,宛如天籁;山谷里,白烟蒸腾,薄雾浮动。  
过了“一天门”,继续沿石码头而上就到了云峰。云峰周围,是五座如五指一样的山峰,也就是“二天门”。“二天门”附近有一座殿堂,叫“华严阁”,正门上有王昌龄亲笔撰写“天桥山”三个大字。殿堂附近有一棵古银杏树,传说是屈原游天桥山时栽的。银杏树树龄有一千多年,高大葱茏,树干粗壮,要四五个成年人才能合围。天气晴好时,数里外都可以见其雄姿。

天桥山爬到这里,也算是个好汉,有些年岁的我们,全身湿透了,双腿有些打颤。以前,我的天桥山之行也都是在这里都打了句号。这次,朋友问我想不想往上爬,我想说不爬了,可又不甘心,暗下决心自己打气,哭着爬着也要上,试探性地问朋友“要不要试一试?”

刘本楚

## 小村的感动

群山环列,峰峦叠叠,林木葱茏,涧水深流。一条透亮的小溪,自峰脚奋怀的岩层深处喷涌而出,流成百里长浪,清风帘卷,波澜涌动,从小村的门前蜿蜒荡漾而去,投入沅江怀抱。清波细浪的小溪,滋润了小村的千年历史,喂养着小村的代代子民,更是承载了小村的苦辣酸甜和枯荣兴衰。

小村从千年风雨历史的云烟中走来,从饮血茹毛,刀耕火种的月岁中走来,从肩挑背负,徒步山林,崎岖蜿蜒的小道上走来,穿越了莽莽深山,踏遍了重重沟壑,把世代文明脚步踏得坚实,将未来春风的梦想做出浪漫。

小村从长夜里走来,走出了光明,走出了精彩,从冰雪严寒中走来,走进了春天,走进了温暖;从贫穷艰难中走来,走进了殷实,走进了快乐……

小村很小,1200多人口,坐落于四面环山,山多田少的山窝里。最使小村感动的,就是天然荡漾着这条漂亮的小溪,波波波浪,涟涟漪漪,终年从村前欢快地流淌,面容亮丽,浪声悠长。

自从小村踏进了新时代的门坎,便迎来了“精准扶贫”的春风。半坡上的自然村搬到了山下的大院子,告别了云烟缭绕的深处。危房改造的木屋瓦房换成了砖木结构的小洋楼。先前的老屋也在不断的焕新,大都修成了二层三层的砖墙楼。村里横竖两条大路,将小村割成四块。从溪边起脚,傍山成梯形而上,层层升高,屋基连着屋基,瓦檐接着瓦檐,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年月月,拥抱着风雨,拥抱着温暖。如此温馨着唐诗宋词般诗情画意的气象和着庭院上空升腾的紫气,终日萦绕在灿烂的阳光中。

小村的背后耸立着三座山峰,中间那座高大,两边的峰矮而脉长,酷似旧时朝廷文武百官的纱帽形状,古人将其取名为纱帽山。纱帽山脚下就是溪流流出的一块平地,良田土地肥沃,便有了祖先在这儿落脚耕种,故自然得名纱帽坪村。

纱帽坪村是辰溪县柿溪乡最偏远的小村,离县城50多公里,属市级深度贫困村。市委扶贫工作队进驻之后,三年时间,5条村级硬化公路,盘旋方圆了百里大山,尤其修通了激浦的接边公路与高速贯通,实现了小村的百年梦想。通车那天,群情欢呼,小村人献出家养的鹅鸭,专业户送来山鸡,老大爷、小媳妇从腊炕上取下黑里透红的腊肉,还有冬藏的南瓜、冬瓜、黄豆,地里的萝卜、白菜、大蒜,统统在欢笑的笑声里汇入村部楼。全村人们凝心聚力,摆了10桌,请工作队队员、乡村干部同桌共饮。用水酒洗洒风尘,让笑声滋润心田。碰得山响的土钵碗,碰亮了胸膛,碰落了月亮。

村院人行便道,条条油光青亮,路灯闪烁,彻夜通明,辉映着白墙红瓦,绿树红花。自来水流进了家家户户的灶房,流进了小村人们的心田,彻底告别了全村人在一口水井里喝水的岁月。白天,老人们在村部楼前的座椅上享受阳光。夜晚,儿童欢乐在广场的旗杆下,把国旗仰望。

村前的溪流两岸,绿树成行,鲜草野花,四季流芳。溪水鲜亮,笑声激荡在石头的浪花里,动听地欢呼着冲浪漫游的鱼虾。小鸟自然跳跃在溪岸柳林的枝头,偶尔扑腾在溪流的浪尖上,打湿了翅膀,带走了浪花。

鹅鸭在溪床游荡,撒欢的翅膀总把水面拍打,那呱呱嘎嘎的欢叫声,着实欢乐了溪流,欢乐了田野,更是欢乐了小村。白鹭飞落在溪床的岩石上,金黄的脚爪紧抓石头,任浪波拍打,依然稳稳昂首,把细浪清波张望,寻觅着浅滩沙石间游动的鱼虾。

红薯产业正当兴旺,把荒芜的山地复垦,将尘封的沃土翻耕。金黄色的红薯粉走出山窝,闯进了外面的大世界。无任何添加的纯绿色食品走出了一条绿色通道,其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带动了辰溪两县的经济,传承发展了传统生态环保产品。

今日的小村人们,心花怒放。笑容写在脸上,歌声哼在嘴里。《建设家乡美天堂》的村歌,唱响了京城,传遍了天涯。从此,小村在经久的感动中感动,在无限的快乐中快乐。